



乡野的呼唤

□老要

立秋已过了些日子，终于盼来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整整两天也才湿了地皮而已，让人有些失望。

回想夏天，也是少见一场真正的透雨。期盼中、想象中的夏天啊……在电闪雷鸣中感受暴风雨的畅快；在烟雨蒙蒙中眺望青翠的山岗、在大树的绿荫下酣畅把酒；在碧波荡漾的湖畔垂钓，迎着晨曦、送走夕阳……终究，因惰性使然，未能体验。只在期盼、想象的这般情景中走完了这个夏天，有些遗憾、有些失望！

居然，秋天来了，它又能带给我们多少希冀，多少惊喜？一片叶里知多少秋，知一个怎样的秋？心血来潮，忽然想起一下傍晚的秋景，便驱车前往老龙河。行驶在园区农场宽阔平坦的田野公路上，车内只有一位乘客：比熊狗小白，它茫然地望着车窗外，心里想着这不是出远门的时间啊！又一想，只要出门了，没把我撂下，管他去哪里，于是便舒心地享受起这旅行的快乐了。

此时，火红的太阳已挂在西边条田林的树梢上，四周一片宁静，一种摄人心魄的宁静。淡蓝色的天空和橘红色的夕阳把整个大地调色得柔美宜人、温润舒朗。除了棉花和少量晚熟的西甜瓜等秋田作物，庄稼大都收完，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秋果的气味。

——渴望遇见一个晚归的农人，听见牧童的笛声，抑或是迎面而来一辆装满收获的牛(牛)车……

——希冀随意踏访路旁一个农家，院内鸡鸣狗吠，稚童嬉戏，土灰色的墙上挂满金黄的玉米棒，鲜红的辣椒，雪白的蒜瓣……

但总觉得……忽然觉得让我们心向往之的田园牧歌渐渐渐远了，这已不是那记忆中的夕阳西下，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农人们赶着牛羊徜徉归家，鸟儿们各自归巢的乡野景象了。那曾经在农场的十五亩、庆阳湖乡双河村、英格堡乡月亮地村让我沉醉的、迷人的秋色哪里去了？我们心灵赖以慰藉的故乡又将去哪里寻找……

是啊！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乃至更未知的文明过程中，我们曾经向土地获取收益的方式已然从简单原始的劳作演变成先进高效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远离乡村的原生态而走向城镇化。这不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和结果吗？个体在此过程中也同样获得了与所处时代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健康水平的提升……

不是我们选择了生产生活方式，而是文明的演进决定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是，令人遗憾或小有伤感的是我们离自然、田野越来越远，在城市里难得见到碧蓝的天空、满天的繁星和清澈的河水，更难体验在自然中、在土地上劳作的经历。蜗居在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里，“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已成为奢侈。这或许就是今天的人们那么渴望奔赴自然、奔赴乡野的缘故吧。周末在头屯河庭州生态绿谷一个简单的野餐、一次轻松的漫步都会感到无比享受……

著名作家刘亮程选择了菜籽沟、木垒作家李健选择了沈家沟，成为他们长久生活、创作之地，让许多人羡慕不已……作家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敏锐，也更能身处自然之中、植根于土地上获得创作的源泉，找寻到心灵的故乡，我们平常人也何尝不希望如此！梭罗的《瓦尔登湖》恐怕不仅仅是哲学家、作家们向往的去处啊……

其实，文明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以破坏自然、伤害自然、丢失传统为代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共生、共享、共存，对传统充满敬仰……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古镇、古街、历史遗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刘亮程十年前落户菜籽沟时，村里已没有多少户人家，大部分的庭院早已闲置。在刘亮程及一众艺术家、村民的努力和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今天，这个具有典型西北民国时代汉民族农耕文化特色的村落已恢复了生机和活力。随着文学、艺术、旅游等元素的注入，菜籽沟，已不仅仅是一个重获新生的传统村落，而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

在人类更加文明现代的天空下，大自然依然美丽，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得以保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依然能找寻到心灵的家园，我想，这并不遥远。那迷人的乡野也许并不需要呼唤便能见到，也许那乡野本就在心中。

眼前没有炊烟，没有牛羊，不见归鸟，听不到《秋声赋》里虫鸟的和鸣，只有孤独的一车一人一狗，行驶在秋色斑斓的原野中……但那来自乡野的呼唤，依然让我感动、让我沉醉！

“天山南北寻踪念林公”系列报道之二： 敢悍锋车历八城

□本报记者 陈秀梅

2024年11月27日，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投资400万元的尼沙汗故居修缮利用项目完工开放。该故居位于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龟兹小巷内，始建于清末，距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

2023年9月，库车市“拯救老屋行动——古民居修缮”启动，部分有文化传承价值的老屋得到保护利用。尼沙汗·阿布都外力(1902年—1987年)是库车民歌传承大师，被誉为“吉丽德尔响铃”(意为百灵鸟)。修缮后的尼沙汗故居涵盖民族文化传承融合、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及红色文化教育等内容，可吸引游客参与文化活动。

库车具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拥有大量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民居、老建筑。汉唐龟兹古城遗址区与清代老城区有不同时期的城墙、古遗址。近年来，库车市秉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理念，让老城和老建筑重焕生机、再现古韵。

千年龟兹古韵新生

去年9月，记者乘飞机来到库车，从这里开始南疆的探寻之旅。

行走在库车市以西约两公里的皮朗村，记者能清晰辨认出汉唐时期龟兹都城的三面城墙。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人员在这里挖掘出了大量汉唐钱币与装饰精美的莲花纹样方砖。

距库车市西北约12公里的盐水沟东岸有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千佛洞烽燧，这座始建于汉代的烽燧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代烽燧，烽燧遗址展馆内有古代屯田复原场景。

屯垦戍边始于汉代。《汉书·郑吉传》记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塞。”

唐朝时期在西域广置屯田，仅龟兹境内屯田面积就达十万亩。

“屯垦兴，则西域兴”，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

清朝道光时期边防形势严峻，屯垦受到清政府重视。1844年12月8日，林则徐奉命赴回疆各城查勘地亩。1845年1月24日，他由伊犁启程经乌鲁木齐赴南疆。3月27日在库车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会合后开始半年勘地活动。

根据就近顺道勘垦的原则，林则徐南疆勘地的第一站为库车，然后依次赴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喀喇沙尔七城垦地，途中经英吉沙，走遍南疆八大城。

3月22日，在库车办事大臣札拉芬泰(字南山)的迎接下，林则徐“入库车城之南门，回人于山楼上鸣金奏乐”。官署有新旧两所，札拉芬泰热情邀请林则徐下榻在新署内宅。“署后有园，广数里，依西城隅。自署中出西门至园，不必从市上行。园有巨池，池中水榭数楹，曰环碧堂，余与南山乘舟至彼坐谈。柳眉已青，桃李将花，不意回疆有此风景”。

从《乙巳日记》这段文字的记载，可以感受到当年库车城的繁华。

记者住在白色之城民宿，距库车有名的龟兹古渡不足100米。

两千多年前，龟兹古渡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商贾停留渡河，渐成巴扎，乾隆年间变为热闹集市。

如今，龟兹古渡虽无渡口作用，但巴扎留存，桥头两侧商贩云集，杂货纷呈，琳琅满目。

民宿老板刘海蓝介绍，这片民宿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传统民居，自家民宿以龟兹文化为主题装修，融入中华茶文化元素，最大程度保留原始风貌。刘海蓝是茶艺师，在乌鲁木齐有茶文化工作室，因喜爱库车来此开民宿。

在民宿，记者结识了11岁的库车市第五小学学生木札帕尔·买买提，他家就在民宿隔壁，大眼睛、长睫毛的他爱穿黄色洞洞鞋，走路很快。民宿老板说，暑假他基本天天来民宿，喜欢和住客聊天，还会当小向导。

记者问木札帕尔是否知道林则徐，小男孩不好意思地答：“老师讲过，只记得他是英雄，其他不记得了。”

记者告诉他，林则徐来过库车且停留多日。小男孩没想到课本里的英雄也曾来过这片土地。

木札帕尔带记者逛了库车老城最具烟火气的热斯坦街。

热斯坦街道两旁各类商铺林立，街边建筑色彩斑斓，最为醒目的是每栋建筑的门，或华丽、或素雅、或热闹、或安静。

漫步热斯坦街，水果的甜香、烤肉的焦香、大饽的麦香与吆喝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这里独特的味道。

看到街边喝茶的老爷爷，听着卖烤肉小伙的吆喝声，闲适的生活节奏，让来此旅行的山西姑娘张媛媛选择留在这里创业，她在热斯坦街上了第一家咖啡馆。

龟兹小巷是库车老城区晚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巷内古民居错落有致，带着历史痕迹。走进古民居，能看到门庭、屋檐、顶棚上有中原地区的“寿”字纹、“万”字纹、如意云头等传统吉祥图案，它们是老建筑的重要装饰。

彩画中，汉族人喜爱的牡丹花与维吾尔族同胞钟情的石榴花相融合，既见证老城多民族共写的历史，又映照当下人们和谐美好的生活。

“刀郎部落”有座林公像

1845年3月26日，全庆赶来，林则徐与札拉芬泰出城迎接。“即同进署居停，并商履勘田亩事夜整理绳丈，以备明日勘田”。

3月27日，林则徐一行开始勘地。他们白天迎风冲寒，走马引绳，丈量土地，夜晚卧毡毡庐中。在人马俱乏之时，林则徐感叹路途迢遥，“恨无一苇可航(航)，徒费轮蹄之苦”。

林则徐南疆勘地沿塔里木河流域展开。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河流汇合而成，河水很不稳定，被称为“无缰的野马”。

这条河因融汇了众多支流而显得大气磅礴，两岸也同样因融聚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而灿烂不已。

天山以南的绿洲基本都是靠塔里木河水灌溉。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两岸植被大量枯死，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1年，国务院批复了总投资107.36亿元的《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报告》，正式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列入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已经连续25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使得下游重现生机。

近年来，广东一批科研人员在塔里木河流域踏勘调研、追水找水，凭借卫星遥测、人工智能等成果，为流域水资源调度、来水预测、生态用水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塔里木河流域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

水利与农业、民生息息相关，南疆气候干燥少雨，发展农业需优先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因此，林则徐每到一地，勘水与勘地并举，重视水资源调查。《乙巳日记》中明确记载的勘地就有近30条。

此次南疆之行，记者专程去了林则徐夜宿的玉子满庄(今玉满村)以及他勘察过的“玉子满回庄新垦田地之渠口”。玉子满庄和“玉子满回庄新垦田地之渠口”均位于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在刀郎部落景区旁。

阿瓦提县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占地8300亩的刀郎部落景区是刀郎人曾经的驻留之地。该景区以5000余亩千年原始胡杨林为背景，以刀郎民俗文化为主题，打造了刀郎文化起源馆、刀郎文化体验馆、手工艺术品区等。

“玉子满回庄新垦田地之渠口”大致在阿克苏河支流老大河总干渠中段末端，如今这里是阿瓦提县水资源总站玉满闸口。站在此处能看到引水大渠和分水闸，河水经闸口奔涌而下，浇灌下游万亩良田。

距玉满闸口20米处，有一尊林则徐雕像，雕像望向玉满闸口。

刀郎部落景区董事长王小平向记者介绍，他看过周轩与刘长明合著的《林则徐在新疆》一书，知晓林则徐在玉满村停留过，便在此立了林则徐雕像。

王小平从小生活在刀郎人聚集的村落。2001年，阿瓦提县招商引资，想开发一个旅游景点。2004年，王小平拿出全部积蓄200多万元，建起这个位于绿洲中心的刀郎部落景区。

景区开业后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业。目前景区旅游从业人员有130多人，还有100多人在景区售卖特色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

曾经荒凉的村落，如今游人众多，年客流量从最初3万人次增至30万人次，年营业额1300多万元。

林则徐夜宿过的玉满村，如今被郁郁葱葱的胡杨树环绕着。游客行走其间，悠然闲适。

林则徐南疆勘地60余万亩，为清廷筹划新疆农业开发提供了翔实专业的第一手资料。他结合边情与屯田实际，倡导因地制宜分配屯田，改善了民族关系，掀起了道光后期新疆农业发展热潮。

1845年12月4日，林则徐在哈密背旨获释，历时三年多的流放生活至此结束。

清人金安清曾高度评价林则徐的南疆之行，称赞他“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内版图未有之盛”。

尹秋玲是库车资深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工作者，1991年从喀什师范学院毕业后入职库车文管所。2010年参观广东虎门林则徐纪念馆后，她被林则徐的爱国精神感动，回库车后便着手研究林则徐在南疆勘地的事迹。

尹秋玲介绍，林则徐的屯垦活动推动了边疆开发，巩固了西北边防，是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

林则徐遍历南疆，不仅受到各地满族、汉族、维吾尔族官员的支持，更在沿途处处得到维吾尔族民众的大力帮助。

《乙巳日记》里记录了林则徐所乘车辆陷入泥潭时：“回众(即维吾尔族群众)争以草土填路……幸处处皆有回人撒草，轮尚不陷，如是者三十里。”三十多里泥潭路全靠维吾尔族群众帮忙用草填路，车马才顺利走过。后来，过托斯干河时由于水深，“回众乘马来护”。离开托斯干河时，“回人乘马者约百余人，在河干护送，与来时同”。

林则徐勘地期间，一路上投宿之处多为维吾尔族人聚集的村庄。如库车勘地后，在附近托克苏托玛庄借宿；阿克苏勘地后，夜宿玉子满庄；叶尔羌勘地后，借宿克罗巴特庄。

南疆勘地时，林则徐深入底层民众生活，创作了《回疆竹枝词》三十首，多角度描绘了维吾尔族人民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彰显了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林公屯田治水的故事代代流传

南疆勘地结束后，林则徐作诗感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悍锋车历八城。”

如今，在南疆广袤田野里，林带环绕，道路相通，渠道相连，万顷良田连片成方，林公当年的愿望早已实现。

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水文化展馆一楼大厅，有一幅巨大的浮雕：大河滔滔，岸边胡杨密布，其中有一位布衣老人，在几位清朝官员面前，面容沉静、指挥若定。

这位布衣老人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当年所去的喀喇沙尔即如今的焉耆回族自治县，如今焉耆的开都河大桥和县博物馆都立有林则徐塑像。

2019年，水利部公布的首批12位“历史治水名人”中，对林则徐的评价是“每到一地、治水一方”。

今天，塔里木河水奔腾不息，滋润着两岸百姓。

林则徐在南疆屯田治水的故事，也如这河水般在当代代代流传。

记忆中的土圆仓

□白云峰

一车一车的麦子，笑脸相伴着一担一担的责任，多少代人这样一送一迎；圆通的仓顶从院墙里长出，里面储藏黄灿灿的希望……

土圆仓村位于奇台县三个庄子镇，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奇台县粮食局在此地建有很多粮仓，这些粮仓有着又圆又胖又高的身材，顶着个笠帽状的尖屋顶，远看像一排坚固堡垒，近看似毡房，土圆仓村由此得名。如今这些粮仓淡出视线多年，即便偶尔能看到，已闲置不储粮了。

这些土圆仓不仅仅分布在三个庄子镇，县城、总场、半截沟镇大庄子村等地也有分布。土圆仓大多用整子(草、木、土和成泥)砌成，结构简单，就地取材，造型稳固，受力均匀，抗震防潮，防鼠防虫，美观大方，一般坐落在粮食种植集中的村庄，远离居民区的开阔地。

土圆仓，作为备战备荒年代的实物例证，在粮食安储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经过50多年的风吹雨打，这些历史建筑是否已随着时代变迁慢慢消失殆尽？现在三个庄子镇粮站和半截沟镇大庄子村粮站还分别保留有10余座相对完好的土

圆仓，目前当地乡镇正筹划将老旧的土圆仓修缮保护，打造一个以全方位展示粮食文化，传播爱粮惜粮、维护粮食安全的粮食文化馆。

据当年参与建设的村民说，土圆仓就是用一坭泥、一把草为原料，先夯实地基，在地基上用整子或石块砌高约80厘米的圆形墙基，并留有均匀的通风口，然后在墙基上砌土圆仓墙体。墙体是用草泥棒揉压错位盘旋砌成，草泥棒是在地上放些许碾场碾熟的长麦草，长麦草上撒适量生黄土，然后洒入适量水，用铁锹搅和，再用手盘揉成直径30厘米、高60厘米的椭圆形草泥棒。砌墙的过程中，还要在最下面合适的位置留一个小出粮口，最上面留一个稍大的进粮口，并在墙顶的四周留比较大的通风口。一般砌上三层，要等到墙体风干到一定程度再砌三层，如此轮番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箍仓顶了。

据说，顶子也是用这种圆柱形草泥棒，如燕子垒窝一般，一层层错位箍成圆顶，每箍一层要等到草泥棒风干到一定程度再箍下一层，这个过程利用了草泥棒强大的黏合力，草泥棒是不会掉下来，最后在顶部留有直径30厘米的圆形通风口。



顶子的半圆球状显示了匠人的水平。最后在底部盘上高约80厘米的圆形土炕，整个土圆仓里外裹上麦草粗泥、麦衣细泥，用石灰沙壁、油毛毡或瓦片铺设顶部，装出粮口的闸板，进粮口的挡板、通风口的纱网，顶端的防雨帽，一个土圆仓就建造成功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土圆仓曾是当年奇台县重要的粮仓之一，当地不少老人都记得当年排队交公粮的盛况。目前，土圆仓数量已屈指可数。今年80岁的刘忠信老人，一直致力于奇台县文史研究，他说：“对于三个庄子镇和大庄子村这样数量集中的土圆仓，我们更要有针对性地保护，记录其在新中国粮食建设史上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发挥用武之地，而不是简单拆除或者轻易抹掉它的‘乡土记忆’印记。”

随着现代化粮库的建成，风雨几十年的储粮“功臣”——土圆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或废弃或拆除，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但是，当年粮食部门积极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藏粮于民”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为国家分忧，为民做好“保障粮食安全”的精神，值得下一代铭记。